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

话说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里吃酒饭，自己同武书到虞博士署内，说如此这样一个人求老师一封书子去到西安。虞博士细细听了，说道：“这书我怎么不写，但也不是只写书子的事；他这万里长途，自然盘费也难。我这里拿拾两银子，少卿，你去送与他，不必说是我的。天二评：知少卿必要��y故如此说。然而少卿�M肯掠美？黄评：写虞博士总是一片真诚，故与少卿莫逆。慌忙写了书子，和银子拿出来交与杜少卿。杜少卿接了，同武书拿到河房里。杜少卿自己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，武书也到家去当了二两银子来天二评：可怜。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。庄征君听得有这个人，也写了一封书子，四两银子送来与杜少卿黄评：武正字全赖虞杜二人陶�F，一意向善，难得也。庄征君亦不可少此一举。天二评：�f书是伏笔。第三日，杜少卿备早饭与郭孝子吃，武书也来陪着，吃罢，替他拴束了行李，拿着这二十两银子和两封书子，递与郭孝子。郭孝子不肯受天二评：��乎今之借孝子名目打把势者。杜少卿道：“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，并非盗跖之物[[1]](#footnote-1)，先生如何不受？齐评：说得大有�w面。郭孝子方才受了，吃饱了饭，作辞出门。杜少卿同武书送到汉西门外，方才回去黄评：写郭孝子之孤洁，诸公之好义，可以兴廉敦薄，切勿以小说目之，庶不负作者苦心。

郭孝子晓行夜宿，一路来到陕西，那尤公是同官县知县，只得迂道往同官去会他。这尤公名扶徕，字瑞亭，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，去年才到同官县，一到任之时，就做了一件好事。是广东一个人充发到陕西边上来，带着妻子是军妻[[2]](#footnote-2)。不想这人半路死了，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，人和他说话，彼此都不明白，只得把他领到县堂上来。尤公看那妇人是要回故乡的意思，心里不忍，便取了俸金五十两，差一个老年的差人，自己取一块白绫，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，亲笔写了自己的名字尤扶徕，用了一颗同官县的印，吩咐差人：“你领了这妇人，拿我这一幅绫子，遇州遇县，送与他地方官看，求都要用一个印信。你直到他本地方讨了回信来见我。天二评：先写此一节者，见尤公本来好善，非徒因虞公书信而助郭孝子也。差人应诺了。那妇人叩谢，领着去了。将近一年，差人回来说：“一路各位老爷看见老爷的文章，一个个都悲伤这妇人，也有十两的，也有八两的，六两的，这妇人到家，也有二百多银子。小的送他到广东家里，他家亲戚、本家有百十人，都望空谢了老爷的恩典；又都磕小的的头，叫小的是‘菩萨’。这个，小的都是沾老爷的恩。齐评：真是难得的事。尤公欢喜，又赏了他几两银子，打发差人出去了。

门上传进帖来，便是郭孝子拿着虞博士的书子进来拜天二评：随手递入，盖上云「去年到任」，又云「�⒔�一年」，线索甚细。尤公拆开书子看了这些话，着实钦敬。当下请进来行礼坐下，即刻摆出饭来。正谈着，门上传进来：“请老爷下乡相验。”尤公道：“先生，这公事我就要去的，后日才得回来。但要屈留先生三日，等我回来，有几句话请教。况先生此去往成都，我有个故人在成都，也要带封书子去。先生万不可推辞。”郭孝子道：“老先生如此说，怎好推辞，只是贱性山野，不能在衙门里住。贵治若有甚么庵堂，送我去住两天罢。”尤公道：“庵虽有，也窄；我这里有个海月禅林，那和尚是个善知识[[3]](#footnote-3)黄评：由此复递到甘露僧，其实是递到萧云仙。送先生到那里去住罢。天二评：借此为递入萧�仙张本。便吩咐衙役，“把郭老爷的行李搬着，送在海月禅林，你拜上和尚，说是我送来的。”衙役应诺伺候。郭孝子别了。尤公直送到大门外，方才进去。

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禅林客堂里，知客进去说了，老和尚出来打了问讯，请坐奉茶。那衙役自回去了。郭孝子问老和尚：“可是一向在这里方丈的么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贫僧当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芜湖县甘露庵里的，后在京师报国寺做方丈，因厌京师热闹，所以到这里居住齐评：前回董知县到京会见�T琢庵提及牛布衣，未曾说完匆匆而行。�其�r老和尚亦早在京矣，�M�S�T公不曾�ぷ牛�而京师势利�\_攘无暇作此冷生活耶？老和尚既不曾了牛布衣心�，又不重到甘露庵，殆所�^浮屠不三宿桑下也。天二�u：好和尚，俗僧惟恐不热闹。尊姓是郭，如今却往成都，是做甚么事？”郭孝子见老和尚清癯面貌，颜色慈悲，说道：“这话不好对别人说，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讲的。”就把要寻父亲这些话苦说了一番。老和尚流泪叹息，就留在方丈里住，备出晚斋来。郭孝子将路上买的两个梨送与老和尚，受下谢了郭孝子，便叫火工道人抬两只缸在丹墀里，一口缸内放着一个梨，每缸挑上几担水，拿杠子把梨捣碎了，击云板[[4]](#footnote-4)传齐了二百多僧众，一人吃一碗水天二评：此事说得好听，其实无谓。郭孝子见了，点头叹息。

到第三日，尤公回来，又备了一席酒请郭孝子。吃过酒，拿出五十两银子，一封书来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本该留你住些时，因你这寻父亲大事，不敢相留。这五十两银子，权为盘费天二评：君子爱人以德。先生到成都，拿我这封书子去寻萧昊轩先生。这是一位古道人。他家离成都二十里住，地名叫做东山，先生去寻着他，凡事可以商议。天二评：能见信于朋友如此，其人可知。�⑽揭虼艘皇榈萑胂絷卉�矣，而竟不然。郭孝子见尤公的意思十分恳切，不好再辞了，只得谢过，收了银子和书子，辞了出来；到海月禅林辞别老和尚要走。老和尚合掌道：“居士到成都寻着了尊大人，是必寄个信与贫僧，免的贫僧悬望。天二评：佛菩萨。郭孝子应诺。老和尚送出禅林，方才回去。

郭孝子自掮着行李，又走了几天，这路多是崎岖鸟道天二评：「鸟道」二字�`用。郭孝子走一步，怕一步。那日走到一个地方，天色将晚，望不着一个村落。那郭孝子走了一会，遇着一个人。郭孝子作揖问道：“请问老爹，这里到宿店所在，还有多少路？”那人道：“还有十几里。客人，你要着急些走，夜晚路上有虎，须要小心。齐评：起下文。天二评：先一点。郭孝子听了，急急往前奔着走。天色全黑，却喜山凹里推出一轮月亮来，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，升到天上，便十分明亮天二评：月亮里看老虎，亦是奇景。郭孝子乘月色走，走进一个树林中，只见劈面起来一阵狂风，把那树上落叶，吹得奇飕飕的响；风过处，跳出一只老虎来。郭孝子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一交跌倒在地天二评：若落俗手必要写郭孝子如何神勇，力与虎�Y，否则又要请太白金星山神土地前来救护，�N种�禾�。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。坐了一会，见郭孝子闭着眼，只道是已经死了，便丢了郭孝子，去地下挖了一个坑，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里，把爪子拨了许多落叶盖住了他，那老虎便去了。郭孝子在坑里偷眼看老虎走过几里，到那山顶上，还把两只通红的眼睛转过身来望，看见这里不动，方才一直去了天二评：太�M心了，回来还是落空。黄评：写得如见。郭孝子从坑里扒了上来，自心里想道：“这业障虽然去了，必定是还要回来吃我，如何了得？天二评：虎之相知，贵相知心。一时没有主意，见一颗大树在眼前，郭孝子扒上树去。又心里焦他再来咆哮震动，“我可不要吓了下来”；心生一计，将裹脚解了下来，自己缚在树黄评：写郭孝子尽管有武艺，却不与虎斗，致落俗套，盖只身断不能斗虎，《水浒传》虽极力写之，实出情理之外。。等到三更尽后，月色分外光明天二评：还要写月。只见老虎前走，后面又带了一个东西来。那东西浑身雪白，头上一只角，两只眼就像两盏大红灯笼，直着身子走来齐评：不想畜生也会请客，无如请的�嚎投�。郭孝子认不得是个甚么东西。只见那东西走近跟前，便坐下了。老虎忙到坑里去寻人。见没有了人，老虎慌做一堆儿。那东西大怒，伸过爪来，一掌就把虎头打掉了，老虎死在地下天二评：好腕力。�p人利己者请鉴于此虎，损人不利己者请于虎鉴。那东西抖擞身上的毛，发起威来，回头一望，望见月亮地下照着树枝头上有个人黄评：妙，妙，不是抬头就见，却从月影中看出。且令深山夜景如在目前。而一险未平又出一险，尤令阅者之心与书中同一危急。天二评：咄咄，郭孝子几为月亮所累。就狠命的往树枝上一扑。扑冒失了，跌了下来天二评：暴躁人鉴此。又尽力往上一扑，离郭孝子只得一尺远。郭孝子道：“我今番却休了！”不想那树上一根枯干，恰好对着那东西的肚皮上；后来的这一扑，力太猛了，这枯干戳进肚皮，有一尺多深浅。那东西急了，这枯干越摇越戳的深进去天二评：此是那�|西上了月亮的当。那东西使尽力气，急了半夜，挂在树上死了天二评：肚皮太嫩。�菏拮员校�天所以佑孝子也。若落俗手又要�@动山神土地出来。

到天明时候，有几个猎户，手里拿着鸟枪叉棍来。看见这两个东西，吓了一跳。郭孝子在树上叫喊，众猎户接了孝子下来，问他姓名。郭孝子道：“我是过路的人，天可怜见，得保全了性命黄评：未尝非天怜其孝。我要赶路去了，这两件东西，你们拿到地方去请赏罢。天二评：恶物自己吃不成人，却替人做了别敬。众猎户拿出些干粮来，和獐子、鹿肉，让郭孝子吃了一饱。众猎户替郭孝子拿了行李，送了五六里路。众猎户辞别回去。

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，又走了几天路程，在山凹里一个小庵里借住。那庵里和尚问明来历，就拿出素饭来，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着吃。正吃着中间，只见一片红光，就如失了火的一般黄评：又令人一惊。郭孝子慌忙丢了饭碗道：“不好！火起了！”老和尚笑道：“居士请坐，不要慌。这是我‘雪道兄’到了。齐评：奇笔。天二评：此老和尚亦奇。吃完了饭，收过碗盏，去推开窗子，指与郭孝子道：“居士，你看么！”郭孝子举眼一看，只见前面山上蹲着一个异兽，头上一只角，只有一只眼睛，却生在耳后。那异兽名为“罴九”[[5]](#footnote-5)，任你坚冰冻厚几尺，一声响亮，叫他登时粉碎。和尚道：“这便是‘雪道兄’了。”当夜纷纷扬扬，落下一场大雪来。那雪下了一夜一天，积了有三尺多厚。郭孝子走不的，又住了一日。

到第三日，雪晴。郭孝子辞别了老和尚又行，找着山路，一步一滑，两边都是涧沟，那冰冻的支棱着，就和刀剑一般。郭孝子走的慢，天又晚了，雪光中照着，远远望见树林里一件红东西挂着天二评：我疑是雪道兄。黄评：又奇，层出不穷。半里路前，只见一个人走，走到那东西面前，一交跌下涧去。郭孝子就立住了脚，心里疑惑道：“怎的这人看见这红东西就跌下涧去？”定睛细看，只见那红东西底下钻出一个人，把那人行李拿了，又钻了下去。郭孝子心里猜着了几分，便急走上前去看。只见那树上吊的是个女人，披散了头发，身上穿了一件红衫子，嘴跟前一片大红猩猩毡做个舌头拖着，脚底下埋着一个缸，缸里头坐着一个人。那人见郭孝子走到跟前，从缸里跳上来。因见郭孝子生的雄伟，不敢下手，便叉手向前道：“客人，你自走你的路罢了，管我怎的？”郭孝子道：“你这些做法，我已知道了。你不要恼，我可以帮衬你天二评：奇了。这装吊死鬼的是你甚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小人的浑家。”郭孝子道：“你且将他解下来。你家在那里住？我到你家去和你说。”那人把浑家脑后一个转珠绳子解了，放了下来。那妇人把头发绾起来，嘴跟前拴的假舌头去掉了，颈子上有一块拴绳子的铁也拿下来，把红衫子也脱了黄评：前所见红东西。那人指着路旁，有两间草屋，道：“这就是我家了。”

当下夫妻二人跟着郭孝子走，到他家请郭孝子坐着，烹出一壶茶。郭孝子道：“你不过短路营生，为甚么做这许多恶事？吓杀了人的性命，这个却伤天理齐评：到处劝化后生辈，可见孝子必有仁心义气，匪但愚忠愚孝也。我虽是苦人，看见你夫妻两人到这个田地，越发可怜的狠了。我有十两银子在此，把与你夫妻两人，你做个小生意度日，下次不要做这事了。——你姓甚么？”那人听了这话，向郭孝子磕头，说道：“谢客人的周济。小人姓木，名耐，夫妻两个，原也是好人家儿女，近来因是冻饿不过，所以才做这样的事黄评：没奈何。而今多谢客人与我本钱，从此就改过了。请问恩人尊姓？”郭孝子道：“我姓郭，湖广人，而今到成都府去的。”说着，他妻子也出来拜谢，收拾饭留郭孝子。郭孝子吃着饭，向他说道：“你既有胆子短路，你自然还有些武艺。只怕你武艺不高，将来做不得大事，我有些刀法、拳法，传授与你。齐评：更见�嵝摹Ｌ於�评：此举似多事，十两银子微小生意，夫妻两个可度日矣。那木耐欢喜，一连留郭孝子住了两日。郭孝子把这刀和拳细细指教他，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师父天二评：郭孝子为王惠子，未知究是何人。偶见宝山李宝泰《啬生文集・胡孝子寻亲�》有歙县胡仲长入阆寻亲事，附记云：仲�L将赴阆，自念孱弱不能涉�U阻，遇行脚僧伎勇绝��，延至家肄�经年。又云：在阆中辄遇瞽者，渐欢洽，告以故。瞽者故通于盗，常为盗伺，曰：我故知尔父，尔父现使外洋未回。未几归，令孝子往见，遂奉以归。�M即其人，而为之增饰其事以讳之耶。第三日郭孝子坚意要行，他备了些干粮、烧肉，装在行李里，替郭孝子背着行李，直送到三十里外，方才告辞回去。

郭孝子接着行李，又走了几天，那日天气甚冷，迎着西北风，那山路冻得像白蜡一般，又硬又滑。郭孝子走到天晚，只听得山洞里大吼一声，又跳出一只老虎来。郭孝子道：“我今番命真绝了！”一交跌在地下，不省人事。原来老虎吃人，要等人怕的齐评：又另开生面，想出奇情。黄评：何以得知？确有此理。今见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下，竟不敢吃他，把嘴合着他脸上来闻黄评：郭孝子虽有膂力，却不与虎斗，避俗套也；且小说所写打虎，皆不合情理，何必效之。一茎胡子戳在郭孝子鼻孔里去，戳出一个大喷嚏来，那老虎倒吓了一跳，连忙转身，几跳跳过前面一座山头，跌在一个涧沟里——那涧极深——被那棱撑像刀剑的冰凌[[6]](#footnote-6)横拦着，竟冻死了黄评：两次遇虎，全不相犯，而两次皆得不死。若寻常小说，必写出多少鬼神救护，岂知其中自有鬼神，何必写出致落俗套。天二评：山行的�着，�带搐鼻散，可以辟虎。两次遇虎中间却夹着红�|西、罴九、�嗦返模�章法不板。《太平广记》引《朝野佥载》云：唐傅黄中为诸暨县，有部人饮大醉，夜中山行，�R崖而睡。有虎嗅之，虎须入鼻，喷嚏声振，虎�@�S落岸。此借为郭孝子事。平步青�u：郭孝子喷嚏��虎，本《朝野佥载》�T暨人事。郭孝子扒起来，老虎已是不见，说道：“惭愧[[7]](#footnote-7)！我又经了这一番！”背着行李再走。走到成都府，找着父亲在四十里外一个庵里做和尚。访知的了，走到庵里去敲门。老和尚开门，见是儿子，就吓了一跳。郭孝子见是父亲，跪在地下恸哭。老和尚道：“施主请起来，我是没有儿子的，你想是认错了。”郭孝子道：“儿子万里程途，寻到父亲跟前来，父亲怎么不认我？”老和尚道：“我方才说过，贫僧是没有儿子的。施主你有父亲，你自己去寻，怎的望着贫僧哭？”郭孝子道：“父亲虽则几十年不见，难道儿子就认不得了？”跪着不肯起来。老和尚道：“我贫僧自小出家，那里来的这个儿子？”郭孝子放声大哭道：“父亲不认儿子，儿子到底是要认父亲的！”三番五次，缠的老和尚急了，说道：“你是何处光棍，敢来闹我们！快出去！我要关山门！”郭孝子跪在地下恸哭，不肯出去。和尚道：“你再不出去，我就拿刀来杀了你！”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：“父亲就杀了儿子，儿子也是不出去的！”老和尚大怒，双手把郭孝子拉起来，提着郭孝子的领子，一路推搡[[8]](#footnote-8)出门，便关了门进去，再也叫不应。

郭孝子在门外哭了一场，又哭一场，又不敢敲门。见天色将晚，自己想道：“罢！罢！父亲料想不肯认我了！”抬头看了，这庵叫做竹山庵。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间房屋住下。次早，在庵门口看见一个道人出来，买通了这道人，日日搬柴运米，养活父亲黄评：王惠何得有此子。天二评：用后汉姜诗妻事。平步青评：�I通了道人日日搬柴�\米，亦用后汉姜诗妻事。不到半年之上，身边这些银子用完了，思量要到东山去寻萧昊轩，又恐怕寻不着，耽搁了父亲的饭食。只得左近人家佣工，替人家挑土，打柴；每日寻几分银子，养活父亲。遇着有个邻居往陕西去，他就把这寻父亲的话，细细写了一封书，带与海月禅林的老和尚天二评：借此递入老和尚，实借来递入萧云仙。盖赵大是萧昊�手底游魂，见云仙能竟未竟之�w。文脉实承�f征君入都来。黄评：顺手复递到老和尚，其实是借老和尚递到萧云仙，却又不用“按下慢表”、“且说老和尚”云云俗套。故笔墨雅饬，大异寻常小说，俗目何尝得知。

老和尚看了书，又欢喜，又钦敬他。不多几日，禅林里来了一个挂单[[9]](#footnote-9)的和尚。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，披着头发，两只怪眼，凶像未改天二评：�w大至此才�F形。老和尚慈悲，容他住下。不想这恶和尚在禅林吃酒，行凶，打人，无所不为。首座[[10]](#footnote-10)领着一班和尚来禀老和尚道：“这人留在禅林里，是必要坏了清规，求老和尚赶他出去。”老和尚教他去，他不肯去，后来首座叫知客向他说：“老和尚叫你去，你不去；老和尚说：‘你若再不去，就照依禅林规矩，抬到后面院子里，一把火，就把你烧了！’天二评：何以不��？所谓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恶和尚听了，怀恨在心，也不辞老和尚，次日，收拾衣单去了。老和尚又住了半年，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，顺便去成都会会郭孝子天二评：「吉凶悔吝生乎动」，洵然。辞了众人，挑着行李衣钵，风餐露宿，一路来到四川。

离成都有百十里多路，那日下店早，老和尚出去看看山景，走到那一个茶棚内吃茶。那棚里先坐着一个和尚。老和尚忘记，认不得他了，那和尚却认得老和尚，便上前打个问讯道：“和尚，这里茶不好天二评：既云这茶不好，何以也坐在这茶棚里？。前边不多几步就是小庵，何不请到小庵里去吃杯茶？”老和尚欢喜道：“最好。天二评：此「欢喜」亦无谓。行脚僧何论茶味？。那和尚领着老和尚，曲曲折折，走了七八里路天二评：既云不多几步，何以走了七八里？老和尚自不悟耳。才到一个庵里。那庵一进三间，前边一尊迦蓝菩萨[[11]](#footnote-11)黄评：记着，“前边有尊迦蓝菩萨”。后一进三间殿，并没有菩萨，中间放着一个榻床。那和尚同老和尚走进庵门，才说道：“老和尚！你认得我么？”老和尚方才想起是禅林里赶出去的恶和尚，吃了一惊天二评：�性不好几乎吃亏。说道：“是方才偶然忘记，而今认得了。”恶和尚竟自己走到床上坐下，睁开眼道：“你今日既到我这里，不怕你飞上天去！我这里有个葫芦，你拿了，在半里路外山冈上一个老妇人开的酒店里，替我打一葫芦酒来！你快去！”老和尚不敢违拗，捧着葫芦出去，找到山冈子上，果然有个老妇人在那里卖酒。老和尚把这葫芦递与他。那妇人接了葫芦，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，止不住眼里流下泪来黄评：妙在是老妇人，非老妇不至堕泪，非堕泪老和尚不诧异，因此便得指出救命之人，极合情理。便要拿葫芦去打酒。老和尚吓了一跳，便打个问讯道：“老菩萨，你怎见了贫僧就这般悲恸起来？这是甚么原故？天二评：�汉蜕腥绱松�势，其不�押靡饪芍�，犹是不悟，恐无是理。那妇人含着泪，说道：“我方才看见老师父是个慈悲面貌，不该遭这一难！齐评：突然之语，令人吃�@。老和尚惊道：“贫僧是遭的甚么难？天二评：依然未悟，可�^�g根。那老妇人道：“老师父，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庵里来的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贫僧便是，你怎么知道？”老妇人道：“我认得他这葫芦。他但凡要吃人的脑子，就拿这葫芦来打我店里药酒天二评：你店里又何以卖此酒？。老师父，你这一打了酒去，没有活的命了！”老和尚听了，魂飞天外，慌了道：“这怎么处？我如今走了罢！”老妇人道：“你怎么走得？这四十里内，都是他旧日的响马党羽。他庵里走了一人，一声梆子响，即刻有人捆翻了你，送在庵里去！”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：“求老菩萨救命！”老妇人道：“我怎能救你？我若说破了，我的性命也难保。但看见你老师父慈悲，死的可怜，我指一条路给你去寻一个人。黄评：索性写足断无生路，再出弹子少年。老和尚道：“老菩萨！你指我去寻那个人？”老妇人慢慢说出这一个人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热心救难，又出惊天动地之人；仗剑立功，无非报国忠臣之事。毕竟这老妇人说出甚么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盗跖之物——不义之财的意思。盗跖是春秋时人，前人指称他是大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军妻——充发到边远军所，充当苦役的犯人叫“军犯”，“军妻”就是军犯的妻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善知识——佛家语，意指说正法导人为善的贤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云板——寺院用以集合僧众，官衙及巨宅用以传事的铁制响器。器形多作朵云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罴九——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名。见郝懿行笺疏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冰凌——冻成块形的坚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惭愧——这里是出险后表示庆幸的惊叹语，犹如说徼幸，谢天谢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搡——使劲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挂单——凭度牒（单，和尚道士的执照）在其他寺院里寄食寄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首座——大弟子，就是方丈下面领头管事的和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迦蓝菩萨——“迦”，一般写做“伽”。这里说的“伽蓝菩萨”，是位于前殿的韦驮、灵官或弥勒之类的护法神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